



丹鉛總錄卷之九

人事類

孔子沐浴而朝

孔子沐浴而朝於義盡矣胡氏乃云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是病聖人之未盡也果如胡氏之言則不告於君而擅興甲兵
是孔子先叛矣何以討人哉胡氏釋之於春秋朱子引之於論
語皆未知此理也岳飛承金牌之召或勸之勿班師飛曰此乃
飛反非檜反也其從容君臣之義雖聖人不過是也

改元

古者天子諸侯繼立踰年而始稱元年終一主為一元未有一
主而再稱元者也漢文帝信新垣平之言再稱後元自後武帝

丹鉛總錄

卷之九

更十數紀元歷代皆然俗諺有亂主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之譏然予觀長曆云秦惠文十四年更爲元年則其謬不始于漢文矣又晉惠大安二年長沙王又事敗成都王穎改年爲永興是一歲而二號齊鬱林王改元隆昌海陵王改元延興明帝改元建武是一歲而三號史冊書法混淆俗諺云亂誠是也然則本朝之制豈不度越漢唐哉

騎兵

古者以馬駕車秦晉韓原之戰惠公乘小駟昭公元年晉荀吳敗狄于九鹵始毀車崇卒而單騎自此始至六國特別盡然矣蘇秦所謂車千乘騎萬匹是也鄭玄解周禮大司馬師帥執提鼓云提謂馬上鼓程伊川解易乘馬班如爲人馬異處皆謂單騎如今制非也文王周公之世何嘗有單騎之說乎或問六韜有騎戰子何言古無單騎曰六韜僞文非太公著古亦未有無車而乘馬者易曰舍車而徒杜牧之注孫子曰黃帝險于蚩尤以中夏車徒制夷虜騎士此乃弧矢之利也牧之此言必有所據乃知騎兵出于夷狄至趙武靈王令國中胡服騎射其事始入中國耳

女樂本于巫覡

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仕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巫咸在上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觀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

以也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粧服稚麗歌舞輕徊其解佩褫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北里哉

女史

唐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縹為之給帷帳通中枕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唐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侍女新添五夜香韓退之紅桃花詩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皆指此也

棗昏

宋人書啓自叙云性本棗昏質惟木訥按范曄香序云棗膏昏蒙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

漁樵

有瀛海之涉人暗崑崙之木客各陳風土并其物色海人曰橫海有魚厥大不知其幾何額若三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穿星漢而無杪旁蔭八寅而交陰齊諧氏曰微爾漁暨樵邈矣其猶不見吾國之大人合山海于一鉤折木為策短不可杖釣魚為泔不足充饋餼海人悅麋山客膠頤齊諧忽而去矣夷堅聞而志之

余醉中題漁樵間對圖漫志于此

隱居不當談時事

古之耕莘築巖釣渭者其於天下非事事而究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訪其賢否也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今有廢居而口談時事謂之留心世故不過奔競而已

隨駕隱士時務道學由此其選也

鄉里夫妻

俗語云鄉里夫妻步步相隨言鄉不離里如夫不離妻也古人稱妻曰鄉里沈約山陰柳家女詩曰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傳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姚令威曰會稽人曰家其義同也見西溪叢語

橘黃

唐李伯珣與醫帖云白金一挺奉納以備橘黃之需始不曉所謂及觀續世說有枇杷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藏乃知時使然

耳 宋陳郁藏一話腹

象山

象山云涵養是主翁省察是奴僕非專主涵養而盡去省察也但有緩急之別如程子所云志為元帥氣為卒徒豈專持志而暴氣哉

賕賄

宋之盛時有位于朝者以餽遺及門為辱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京為羞及其季代中葉批政孽鄉則端揆以賕賄為論思臺諫以球玩為獻納或以金珠而充脯醢或以契券而為詩文甚者如倪僕售妹于侂冑而得府蘇師旦獻妻于侂冑而入閣噫黑頭宰相紅鉛夫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香與墨同關紐

邵菴又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

乏絕人為取老松栢之根枝葉實其搆治之斫風昉羸和之每
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澤暑特甚萬初致石
鼎清晝香空齋蕭冥遂為一日之借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
兼香癖蓋墨之與香同關紐亦猶書之與畫謎之與禪也

蠱瘴

周禮土訓掌道地圖道地隱鄭玄曰地隱若瘴蠱賈公彥云瘴
即瘴氣蠱即蠱毒人所為也國語宵靜女德以仗蠱隱

陶淵明語

癡人前不可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宋人就月錄以為陶淵明
之言不知何據

音辭

顏之推音辭篇略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自春秋標齊言之傳
離騷有楚詞之經蓋其較明之初也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
而切實其失在浮淺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訛鈍其得在
質直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小人北方為愈此其大較也
若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辨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
野終日難分蓋南染吳越北雜夷虜皆有深蔽不可具論其謬
又曰兄當為所榮切今俗不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又曰
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謀於臺上
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
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又曰焉字鳥名或云語詞洪要用字
苑始分其別若訓為何訓為安當音於慈反音於焉道遙於焉

嘉客焉用佞焉使不及是也若送句及助辭當音矣衍反音故稱龍焉故稱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焉爾晉鄭焉依是也

其寢如後人之卧護秉羽如後世之揮塵是二事非一事也或曰楚地炎酷晝寢而使人揮扇亦通

欄柄

張無垢云欄柄入手則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途同歸今之講理學者悉用此語而亦自不知其出也

酒令手勢

五代史史弘肇與蘇逢吉飲酒酒令作手勢按唐人酒令曰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私根謂指節以蹲鴟問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鈎戟差玉柱之傍鈎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濶玉柱三分潛虬無名指也奇兵濶潛虬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彈其腕也生其五峯通呼五指也謂之招手令其亦手勢之類與然以將相大臣而為此態甚於側弁起舞矣二人罹禍不亦宜乎

將牢

晉載記後秦諸將謂姚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符登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魏武王乃姚襄將牢猶俗言把穩五代史莊宗紀亦有持牢之語

軍中有女子

容齋隨筆記軍中有女子數事皆指一人耳按商子兵守篇云

壯女爲一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徹屋以從從之不洽而燬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又舊唐書云藩鎮相距用兵年久女子皆可爲孫吳是全隊用女子不止如孫武之教習殿廷而已容齋胡不引此邪

管商論金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鎰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其文亦不易及也

三農

周禮三農有兩訓先鄭云山農澤農平地農也後鄭云原與隰及平地余謂先鄭之說爲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之雷鳴田也澤農廣東之葑田雲南之海簾諺所謂岸水插秧乘船割穀者也若原隰平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甸也

嗥歸

史記漢高祖紀爲亭長告歸之田韋昭音告語之告師古音古篤切如禮記出必告之例服虔音嗥呼之嗥按東觀漢記田邑傳邑年三十歷鄉大夫號霸歸厭事少所嗜欲嗥與號同古者當有此音又左傳魯人之嗥說文禮祝曰嗥皆可互證書之以

晦菴僻論

東坡與伊川以戲語相失門人遂分川洛之黨非二公意也朱子學程之學而黨意猶不忘故其毀詬東坡於無過中求其有過甚至有云寧取荆公不用蘇氏吁可恠哉予嘗以此事語人譬如唐高宗王后與蕭氏爭寵乃進武昭儀以間之若使荆公憚魂九原尚在必將貽骨碎之禍於朱矣晦菴得無噬臍於地下乎

儒梟

後漢書董仲舒智為儒梟三國志魏諷有感眾才二人其何如人哉文子所謂祖學以擬聖華誣以脇眾莊子云使一世之人吞聲而陽服之然非心服也然則少正郊之流何代無之孟子曰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中心悅而誠服也世固有服而不誠者蓋儒梟之流耳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温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為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安石力戰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能令人必行是其本相盡露矣先姦後姦其揆一

也朱子以安石為名臣與司馬公並列審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之救可乎諺云無柰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為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醜享孔廟而無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正郊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庭私祠之於州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宋人迷邪今世猶壘可乎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貫此古今第一小人也○季氏富於周公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此聖門之公案亦可曰將求聚斂孔子諸子激成之乎

兩癡人

唐鄭璠在嶺南象江得恠石緝米去聲而平理彈之有好聲輦歸滎陽費錢六十萬宋滎洛道嘗以錢三百萬買虞世南夫子廟初刻碑或談此二事有應聲曰這兩箇痴人好一棒打殺何不買百方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

不嫁惜娉婷

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施朱傅粉學後生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于從仕女不可輕于許人也着眼未分明相知之不深也古之

人有相知之深審而始出以成其功者伊尹孔明是也有相知不深確乎不出以全其名者嚴光蘇雲卿是也有相知不深闖然以出身名俱失者劉歆荀彧是也白樂天詩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亦于美之意乎

漢文帝重農

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藉田之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於農矣二年正月而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而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而除田之租稅除者求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於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無以異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一言必古田峻之書疇官之典有之故三見於文帝之詔四見於景帝後三年之詔五見於武帝元鼎六年之詔成帝陽朔四年之詔則曰勸農明帝永平四年之詔則曰析農章帝元和元年之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愚嘗因是論之漢所用夏人貢法也如龍子之言貢法信不善矣然此言論法也非論人也以禹啓為君臯益為臣有使民矜矜然之事乎漢文帝能賜民田租禹啓豈在漢文之後乎宋王安石行新法害民極君子在州縣寬之一分民受賜一

分臯益豈不宋代州縣之臣乎意者賜租之法三代之遺文帝去古未遠倣而行之未可知也孟子引龍子之言必欲滕君復井田是時也壞未及半猶可復焉至秦開阡陌已久雖孟子復生亦必因時立法不為此論矣後之欲復井田者必迂儒曲士也有愛民之心若文帝可也

小司馬索隱注誤

司馬遷既論商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承禎蓋未嘗見之妄為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政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由是觀之鞅之術無他獨特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之言信不誣乎

侍中執虎子

蘇則與吉茂同隱于太白山後則為侍中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虎子茂見則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按漢世有諺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謂重較也吉茂反語以戲蘇則謂不得坐重較車而反執虎子也則亦為韻語以谷茂驅叶音上聲與汝為韻云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

意飽食南奴感切 醉起麪也 餽餉無音切 糗糧無音切 糗上草片切 粃下蘇華切

亦不餉脯炙也 音伐字 濼音覽鹽 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義文士猶囁之况民

間其可用乎

敗棊有勝著

尹德毅之說蕭登龍敏之獻策潞王從珂魏思温之謀策李敬業皆奇謀也諺云敗棊有勝著惜乎當局者迷耳

東坡與佛印戲語

東坡問佛印曰鑊湯欲圖如何不盡和尚佛印曰人間怕閻羅閻羅怕和尚翁曰怕你甚麼對曰若使閻羅有犯亦要和尚懺除坡大笑曰好說好說此言雖戲至理存焉亦可謂嬉笑之谷

懺矣

韓文公汴州亂詩白樂天哀二良文為宣武軍司馬陸長源作也及考他史籍則長源酷刑以威驕兵御之已失其道矣又裁軍中厚賞高在官 直曰我不同河北賊以錢物買健兒旌節所委任從事楊儀孟叔度浮薄不檢常戲入軍營調弄婦女自稱孟郎三軍怨怒遂執長源并楊孟殺之由是論之是長源有以取之何異於雲南之張乾陀揚州之呂用之哉大雅先人福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長源之謂乎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主財盜也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不見于書惟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黃

丹鉛總錄 卷九
雀語能免治長灾白樂天烏鶴贈谷詩序云余非治長不能通其意似實有其事或在亡逸書中如衝波傳魯定公記之類今無所於考耳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原死女合葬史以為譏余觀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焉而無禁也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玄注曰夷三族也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誅蓋漢人下蚕室之類耳鄭玄贅儒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教大矣

丹鉛總錄卷之九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

人品類

別號

戰國策秦惠王時有寒泉子注云秦處士之號史記索隱云甘茂居渭南陰鄉之樗里故號曰樗里子又范蠡去越自稱鴟夷子此固後人別號之所昉乎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僑捷為武陽人為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僑為王子喬誤也又矣

兩莊躄

賈生弔屈原賦曰謂跖躄廉注楚之盜曰莊躄韓非子曰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躄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躄蓋在莊王時漢西南夷傳莊躄者楚莊王之裔也以其衆王滇去莊王時百年此又一莊躄也

秋胡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對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于古冶狗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於貞烈為伍有乖其實焉予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妬婦津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為貞烈則當祠於妬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

彭祖

王逸楚辭注彭祖好知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司馬彪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短恨晚而嚙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凡數十娶晚妻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飡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太白子厚

杜詩語及太白處無慮十數篇而太白未嘗假借子美一語以此知子美傾倒太白至難晏元獻公嘗言韓退之扶導聖教剷除異端則誠有功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傳三古下籠百世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子厚一人而已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按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石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妄改近世作大明一統志遂以李白入山東人物類而引杜詩為證近於郢書燕說矣噫寡陋一至此哉

滕王

杜子美滕王亭子詩民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後人因子美之詩注者遂謂滕王賢而有遺愛于民今郡志亦以滕王為名宦予考新舊唐書並云元嬰為金州刺史驕佚失度太宗崩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豎所過為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及遷洪州都督以貪聞高宗給麻二車助為錢緡小說又載其召屬官妻子官中而淫之其惡如此而少陵老子乃稱之所謂詩史者蓋亦不足信乎未有暴于金洪兩州而仁于閩州者也

大顛

韓文公與大顛書前人論之詳矣蘇東坡則力言其為偽朱晦

菴則力辨以爲真未有折其衷者予觀黃東發之說有云韓與
大顛書東坡謂妄撰而晦翁載其全書以爲真愚平生讀其書
真見其與韓文同蘇公學佛猶辨其爲僞而先生闢佛反指以
爲真所不可曉况據韓文韓公止因祭神至海上曾與大顛語
今請之者四書又亟以道爲望安有平日謂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而一旦求之亟如此使其既與習熟而少變其說尚近人
情今未之曾見而先欲聞其道尤不可曉也愚按東發朱子之
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又有一證人未之引李漢編韓
文序謂收拾遺文無有失墜總其目七百篇今內集是也外集
皆非公作而此書正在外集其爲妄撰尤灼然矣或曰晦翁必
欲以大顛書爲韓之真何也予曰此殆難言也可以意喻昔歐
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一著歐
公之於尹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
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爲
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

傳說

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于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
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
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
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
曰非也武丁嘗遊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民間已知說之賢矣
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於夢

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
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
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
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
商俗以訛引天而毆蓋亦意料之言也莊子載大公之事云文
王見一丈夫釣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
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
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
乎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
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
彼直以循斯頌也禹錫之言蓋本莊子彼以武丁文王之用說
與望猶田單之妄用一男子爲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
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
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
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踐妖漢文之啓倖矣鄭人夢鹿而得真鹿
心誠於得鹿也心誠於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况
誠於求譬而有不得者乎司馬彪莊子首義謂傳說生無父母
洪氏注楚辭謂說一旦忽然從天而下便爲成人無少長之漸
此兒童之言也固不必辨

八士考

周有八士馬融以爲成王時人劉向以爲宣王時人他無所考
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史

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適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爲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適與仲忽之名又合似是無疑聊筆之以論博古者

曹操欲用孔明

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污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于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真有人君之度豈止雄于三國邪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爲直

張俊張浚二人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寃死後高宗納大學生程宏圖之奏昭雪光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爲都督俊爲樞密劉豫遣子麟姪猗合兵七

十萬犯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章穎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為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為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蜀取劉璋病孔明蓋言二事皆涉厚誣也舉世懵然失于不考余故詳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之不知學也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邪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化益

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荀子成相篇傳禹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為輔呂氏春秋云得陶化益真成橫革之交五人佐禹化益即伯益真成即直成也

蜀取劉璋

漢昭烈於十六年冬從劉璋之迎而擊張魯是時孔明留守荊州至明年乃自葭萌據涪出正之計昭烈亦強忍從之若使孔明在舉措當不如此今以取劉璋為孔明病蓋亦未之考也

方望賢於范增

方望為隗囂軍師後囂不聽其言望以書謝之曰范蠡收青勾

踐乘扁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于河上望之無勞固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望之見機亂邦托跡方外飄然行遁邈焉莫追賢於范增遠矣

鍾離權

仙家稱鍾離先生者唐人鍾離權也與呂岳同時韓湘泉選唐詩絕句卷末有鍾離一首可證也近世俗人稱漢鍾離蓋因杜子美元日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流傳之誤遂附會以鍾離權為漢將鍾離昧矣可發一笑也說神仙者大率多欺世誑愚如世傳沁園春及解紅二詞為呂洞賓作按沁園春詞宋駙馬王晉卿初製此腔解紅兒則五代和凝歌童凝為製解紅

一曲初止五句見陳氏樂書後乃衍為解紅兒慢焉有呂洞賓在唐預知其腔而真為此曲乎元俞琰又註沁園春琰雖博學亦惑于長生之說而隨俗耳厥後琰子仲溫序其父陰符經云先君七十而逝由此言之琰之篤好養生壽止于此世有村夫目不識參同契一字而年踰百歲又何必勞心于不可知之術哉達人君子可以意悟

夫娘

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閣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

見法琳辨正論

夫娘之稱本此謂夫人娘子蓋是美稱也是時北則胡后却扇于曇獻南則徐妃贈枕于瑤光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反以為榮千金公主偶于淫毒焉僧不以為恥後世以夫娘

為惡稱緣此東坡戲語有和尚宿夫娘相牽正上床云陶九
成乃謂為罵語蓋未多見六朝雜說耳

火迫鄴侯

唐源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收圖籍時人
笑之目曰火迫鄴侯宋南渡有郭某為將自比諸葛酒後輒詠
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句而屏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
敗于江上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之尿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舉業之陋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稍知務博
以譁名苟進而不究本原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
而誦之謂之蠶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
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
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為二人二事合為一
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為致仕又士子
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
書士子珍之以為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
至此卑下極矣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此事不經見
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
孔明必遭李平庾亮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國朝登科錄

國朝登科錄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大魁吳伯宗然考
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金榜姑蘇志云金壽榜蓋一歲而
三開科三榜取士也如乙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
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真榜六月一日殿試盡取北士狀元
韓克忠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知不知為何科相
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

南宋五賢相

謝疊山作毋制機墓誌云宋中興賢相張德遠虞仲信趙景溫
游景仁謝德方皆蜀人也○毋昭裔孟蜀時人其子毋昉音藏
書最富制機其後也

度轂

韓非子云顏回明仁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上句不知事之
所出度轂似是人姓名度姓古有之宋有度正蜀之遂寧人

八士姓名

大理董難曾見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
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
季駟隨音馱駟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
苟如此

蜀士

唐睿宗問蜀士於蘇頲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宋英宗問
蜀士於歐陽脩脩對曰文行蘇洵經術黎醇二事何其相類

蜀之隱逸

譙定字天授其學得于蜀襄氏夷揆袁溉字道潔其學得于富順監賈香薛翁程子遇青城樵桶翁乃知未濟三陽失位為男窮之義又渡涪江舟將危正襟端坐人問之曰心存誠敬爾有一人樵夫同舟登岸乃問伊川曰公是達後如此舍後如此伊川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此皆宋世蜀之隱逸失名者

鴻安丘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時又有林間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友

畫家四祖

畫家以顧陸張吳為四祖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也余以為失評矣當以顧陸張展為四祖展展子虔也畫家之顧陸張展如詩家之曹劉沈謝閻立本則畫家之李白吳道玄則杜甫也必精于繪事品藻者可以語此

凋劫

魏書蔣濟疏凋劫之民蒼生塗炭劫作彼九偽友

夫子之告葉公者下顏子一等矣籙伯玉告顏闔又下於夫子教子高一等惟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齊坐忘之論葉公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然子高未至於徇人志已也闔則既知蒯瞶之不可傳而欲傳之伯玉見其勢不可止立此苟全之論非為傳之道也臨人以德則未能冥乎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

林疑獨

長弘被放歸蜀刺腸而死蜀人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
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殺斛律光其
血在地去之不滅外物

君能容諫

漢靈帝之時可謂大亂極否矣然傳燮斥言中官弄權而帝識
其忠廷折崔烈可斬而帝從其議又五胡之劉曜何凶悖也曜
有惡夢太史令任義極諫何異公孫聖之刺夫差也而曜竟不
罪義陳宣帝之昏暴京兆顏運與櫬陳帝八失帝竟赦之且以
御食賜焉嗚呼三君猶有容諫之賢如此

古人取字

史記注仲雍字熟哉哉字取字僅見此隋人魏鸞字雙和崔挺
字雙根雙字取字僅見此隋宗室楊綸字斌籀楊溫字弘籀籀
字取字僅見此唐登科記韓湘字北渚此又似今人之號亦異
矣

四皓姓名

通鑑四皓姓名王幼學集覽據陳留志及陶潛四八目為說東
園公一也綺李季二也夏黃公三也角里先生四也陳濟正誤
以綺李季夏為一人黃公為一人妄引杜詩黃綺終辭漢為據
其說杜撰可笑且詩人稱古人姓名多剪裁便於音韻如稱司
馬長卿為馬卿稱東方朔為方朔唐詩有稱東園公為園公者蓋
亦此例豈足為據乎

擬人失倫

擬人必於其倫荀子稱仲尼子弓子弓豈仲尼之倫乎韓子稱臧孫辰孟軻臧豈孟之倫乎二子之言不倫矣

三蘇不取孔明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非也予按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頓灑上皇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言之苟無其財雖聖賢不能以自致於跬步二公以伊傳神聖而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為也止謂棄荆一事然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壽過百年

北魏羅結年一百二十歲唐香山九老有李元爽年一百三十歲又嶺南楊氏鷄窠老翁年二百餘

古文人各與字並用

史記相如傳文君已失身于司馬 長卿故倦游以人姓與字分為二句其文法自左傳人之姓氏名字多互用焉劉越石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沈休文宋書恩倖傳論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卿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

漢壽亭侯

曹操以關羽為漢壽亭侯漢壽地名今稱壽亭侯非也漢壽郡在蜀之嚴道其後先主即位于蜀而侯助之固有兆于此與况漢為代名而下綴以壽延炎祚肆拾餘年亦非偶然矣

兩鬻熊

漢藝文志鬻熊子二十二篇註云名熊為周師文王以下閭焉周封之為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天寶六載詔祀夏禹于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然鬻熊事夏禹為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傳玄稱孔明

傳子云孔明誠一時之異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

尹和靖對宋高宗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獨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言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可遽視君如寇仇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若此所養可知矣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何以異於野人哉

段干

段干李姓邑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于干今開封有刊溝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伯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越人

君子不可立黨

宋劉炎邇言云天下之士亦多矣豈獨登龍門與仙舟者皆為

賢而不在此選者盡不肖耶更相表題是自立禍梯又曰韓稚
圭忠於所事天下無間言范文正勇於自任而朋黨之議起矣
范公豈立黨者惟其立意則黨之召也

王導

唐人云秦之亡由商鞅左晉之亡由王導左晉江左之晉也

王導非純臣也世徒見晉明帝以大義滅親褒之而實不然逆
機弑械之萌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導不能先啓元帝潛為之備
及敦至石頭導不聞有正言規之而受其司徒之擢君臣大義
社稷為重李懷光將反而其子璿言于德宗君子以為忠孝兩
至導之于敦非父子比也而依違其間坐觀成敗得為純臣乎
敦之凶悍勢已無可奈何導又在帝左右而王氏子弟布滿中
外明帝恐導攜心內應故舉春秋大義滅親之言實以安導心

而散敦黨也夫大義滅親石碯是也碯子從亂碯手誅之謂之
滅親可也導之於敦親非父子始也不能如李璿終也不能如
石碯謂之滅親是欺天下後世矣敦之叛也元帝下詔云敢有
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既死導貽王含書猶
云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故違明詔而特伸私
情此非敦反乃導反也導銜周伯仁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顛戴
若思當登三司而導不答敦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而導又不
答敦乃曰若不爾正應誅而導又無言二人竟死夫敦之用周
戴為三司令僕欲使助已為亂耳導當正言爵在朝廷非臣下
所得專賞及其言應誅導當正言刑在朝廷非臣下所得專罰
可也然導豈智不出此哉假賊手以戕忠臣其心不止報私怨

而已使敦謀幸成則導能如朱全昱乎能如司馬孚乎吾知其不能也君尊臣卑如天高地下成帝幸導宅嘗拜導妻曹氏而導偃然受之不辭及侍中孔坦密表不宜導聞之怒曰王仲弘驚痴耳若卜望之巖巖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岨當敢爾耶夫濱危亡之中而不失君臣之禮此趙襄子之所以賞周舍也導知君臣之義曾不如周舍乎其免于春秋無將之誅幸脫漢代博陸之禍者由江左之政不綱而王氏族黨大盛後世猥儒曲好議論雖諸葛孔明宋岳武穆猶加索瘢而無片語疵導誰謂公論百年而定哉千年猶不定者有如此

蘇峻之反導棄帝先出奔獨劉超一人侍帝及陶侃平峻導入城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郭默斬劉胤以叛導大懼勸帝大赦天下梟胤之首而以默為西中郎將自以為遵養時陶侃曰是乃遵養特賊也導在江東當三大難而狼狽如此才略可知管夷吾之稱亦溢美矣遂併及之

郡姓

姓氏書以姓配郡望甚為無謂虛高族望起于江南侯景求婚王謝而不允遂詬曰會須以吳兒女配奴江東散亂職此由之

事雖不由此一端而官人其後河北亦效尤以崔盧為首比江以世其釀禍非一日矣

東之王謝薛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戰爭於帝前乃取入郡姓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魏胡盧之事何足為據也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才雖屠釣可相奴虜可將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皂隸矣又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賤襲賤李冲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真名言哉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講虛空首篇謂少昊毋有桑中之行尤為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冠遊方羽客偽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于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恠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鬻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筭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蘇註至名家亦為所惑且引用焉噫

人名食其

高祖時有酈食其審食其武帝時有趙食其師古皆讀作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為異基審則為食基趙則為食其誤矣同是人名更無別議也荀悅漢紀三者並異基字

四皓廟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于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章邯未可輕

方萬里云高祖自漢中東出司馬翳董欣望風稽顙獨章邯堅守廢丘踰年不下至于引水灌之然後破此豈脆敵哉惜其不知所事身名俱滅嚴尤之于王莽徐道覆之于盧循皆一律也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也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于賈誼傳六朝遂以此為取士之科名云

秦刻石去姓稱名

秦之粟刻石去姓稱名後世遂多不知姓而歷代或多效之惑矣如晉書云謝玄北伐苻堅下遽云安與玄圍碁玄上去一張字初學觀之知為何玄耶漢書注稱臣瓚後人亦迷其姓何吝書此一字耶如五代梁唐間有王彥章謝彥章彭彥章使去其姓知為王耶謝耶彭耶

蓋姓有二

蓋姓有二漢蓋寬饒蓋勳音蓋唐蓋文達蓋蘇文蓋嘉運音踏

○漢丞相衛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於蕭曹一等矣史稱漢帝之美曰罷黜百家綰之功可少哉

漢之待宗室其嚴乎河間獻王子禮以恐得取鷄失侯罪亦微矣獻王漢之賢維城也三子一以取鷄失侯二以酎金失侯曷不以其父之賢而原之乎意者景帝先有意立獻王而武帝憾之乃發於其子歟

左傳公謂圉人曰爾欲吳王我乎三國志欲曹爽我乎宋人奏

議云是欲劉豫我也皆祖左氏句法

留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子有劉栖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續晉陽秋曰張玄之少以學顯謝玄為會稽內史張玄之為吳興太守名亞謝玄亦稱南北二玄

晉陽秋曰王導接誘應會少有悟者雖踈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為導所遇同之舊暱

又曰左思造張載問岷蜀事交接亦踈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益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借名姓也

王隱晉書云晉帝詔徵蘇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也

續晉陽秋曰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賈誼新書引髮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髮姓僅見

此漢唐君碑陰有處士閻葵班閻葵復姓僅見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濕濕姓僅見此戰國策衛有縹錯挈薄縹挈姓僅見此

竹書紀年伊尹卒於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太公卒于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後周帝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薛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東坡於戰國之士取魯仲連顏蠋而皆惜其未聞道亦名言也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為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予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為郭威所殺忠恕佯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何也亡國之餘焉能無怨氣其開基之先皆一時之傑其瀆鬼嶽祇愛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為厲必生妖美之色以蠱惑其君而危亡之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媯苻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亦必以女戎勝隋書曰興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尤異

洛陽布衣韋月將上言武三思濁亂耕房浙西布衣崔善正上言李錡謀為不軌身死而無益于事史且微其名噫亦可憐矣易曰壯丁趾往不勝為咎二子之謂乎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初入境見有冠蓋來迎者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喬者至矣陽喬魚名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其魚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鮐者浮陽之魚也唐文粹宓子賤廟碑云豈意陽驕化而為鮐喬從魚為鮐字義乃全

丹鉛總錄卷之十一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台校刊

史籍類

析里橋碑

歐陽集古錄析里橋碑跋云驛散關之潮濕從朝陽之平煇刻
 畫適完非其訛謬而莫詳其義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慎按驛
 古與釋通史記張儀傳杖而驛之韓信傳驛兵北首燕路洪氏
 釋驛載漢碑文有云農夫驛來又云辭榮驛蔽潔本濟潔之潔
 漢人或寫潔借作濕字用潮濕即潮濕也煇與燥同分錄小異
 如操亦作慘之例平煇謂乾燥言去濕而就燥也以此訓之可通



莊子

邵康節云莊子盜跖篇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如之何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言君子之思不出其位
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子思所謂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
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愚謂能以此意讀莊子則所謂圓機之
士可與之論九流矣世之病莊子者皆不善讀莊子者也

唐詩主情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却遠矣匪惟作
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
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
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
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裏分明見關塞不知何
路向金微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即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
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為托言而不以為寄望之詞則卷耳之
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為思望之詞則詩之寄
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耳

東山詩

東山詩四章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言倉庚鳴春嫁娶之候也歸
士始行之時新昏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皇駁其馬車服盛
也親結其纈纈婦人之褹也邪交絡帶係于體示繫屬于人也
即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
語多倒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此于昏禮東席北枕之際出

燭屏牖之後又極序其情而戲之也九十其儀九為陽天之成
數十為陰地之成數言男女天下之大道陰陽之生成也其新
孔嘉其舊如之何唐人所謂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
新歸歡不足也舊說以縞為悅巾誤又以親結縞為毋命雖同
是昏禮而非詩旨所謂差之毫釐繆千里矣

古文多倒語

古文多倒語如亂之為治擾之為順荒之為定臭之為香潰之
為遂釁之為祥結之為解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其義以用之
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為四方新辟亂為四輔厥
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毅
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玉荒之葛
藟荒之以荒訓定也胡臭亘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以臭訓
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莫不潰茂以潰訓遂也將以釁鍾以釁訓
祥也親結其縞以結訓解也

秦漢人論性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烝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
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
然發而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
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
之謂也王輔嗣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禮運記曰六情所
以扶成五性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
治內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啖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卯

之性為雉不粥不孚則不成為雉繭之性為絲不淪不練則不成為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于伊洛其理無異而辭古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曰六前所

孫明復論太玄

孫明復曰揚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以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歐文本孔叢子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古之聰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其所生而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求其子也

古文之奧

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刪月離陽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籍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蚺蚺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夔蚺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唐人律賦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隔句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
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衰風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
千層比翼不如於飛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
乖馭朽攀素纆以胡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
關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鷄口亦可喜也

古書不知名考

馬總意林引相貝經不著作者讀初學記始知為嚴助作漢有
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云不知誰著考後漢書注始
知博物記為唐蒙作水經引南中行紀亦不出姓氏考嵇含南
方草木狀始知陸賈作南中行紀乃知前人或略後或有考焉
未可遽付之不知也

謝臯羽詩

謝臯羽晞髮集詩皆精緻竒峭有唐人風未可例於宋視之也
予尤愛其鴻門讌一篇天雲屬地汙流宇杯影龍蛇分漢楚楚
人起舞本為楚中有楚人為漢舞鵲鷓淬光唯不語楚國孤臣
泣俘虜君看楚舞如楚何楚舞未終聞楚歌此詩雖使李賀復
生亦當心服李賀集中亦有鴻門讌一篇不及此遠甚可謂青出
於藍矣元楊廉夫樂府力追李賀亦有此篇愈不及臯羽矣其他
如短歌行秦淮沒日如沒鷓白波搖空溼弦月舟人倚棹商聲
發洞庭脫木如脫髮建茶水云太白入月魚腦減武昌城頭鼓
統統海上曲云水花生雲起如葑葑神龍下宿藕絲孔明河篇云

牽牛夜入明河道淚滴相思作秋草
嫠女城頭玩月華星君冢上無啼鳥
俠客吳歌云潮動西風吹杜荆離歌入夜斗西傾似
飛廟下蛇含草青拭吳鉤入匣鳴效孟郊體云牽牛秋正中海
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律詩如驛花殘楚水烽火
到交州夜氣浮秋井陰花冷碧田山鬼下茅屋野鷄啼苧蘿
戍近風鳴柝江空雨送船隣浦燈下索鄉夢戍邊回柴關當太白
藥氣近樵青暗光珠毋徙秋影石花消下方聞夕磬南斗掛秋
河雖未足望開元天寶之蕭牆而可以據長慶寶曆之上座矣
集多隼羽手抄濕字多作溼蓋以古字溼之省史子堅隸格載
漢碑有此字觀者弗識或改爲法非

孔明寫申韓書

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子輔導
少主而乃以刑名兵法可邪吾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
以制略爲昔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
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
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
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此言當矣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
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
問郤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
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耳然則孝裕之見
蓋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觀申韓書亦先主遺命也獨以是病孔
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王符自贊

漢王符自叙贊云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年有不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疇倫彌索鮮有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曆數冉冉庚辛或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

謝華啓秀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曷曷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嘗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楓天棗地

張文成太卜判有楓天棗地之語初不省所出後見唐六典三式云六壬卦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乃知文成用此也

小真大真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又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顏師古云六經殘缺學者異師文義競馳各守所見故漢書所引經文與近代儒家往往乖別既自成義即就而通之庶免守株朱文公亦言顏監無近代專經之陋則此說亦不可廢但以語人恐多夏

蟲之疑耳魏了翁又說周禮大員謂天下如遷國立君之事不
訓正也其說又異並載以俟知者

謚始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海漢
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妻妻之莎車
始然黔婁之謚即匹夫之謚也不始于東漢矣

李華文陳陶詩

漢賈捐之議罷珠崖疏云父戰死於前子闔傷於後女子乘亭
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萬千里之
外後漢南匈奴傳唐李華吊古戰場文全用其語意總不若陳
陶詩云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春閨夢裡人一變而妙真奪胎換骨矣

禹碑歌

予既得禹碑刻作禹碑歌其辭曰神禹碑在岫嶠尖祝融之峯
凌朱炎龍書傍分結構古螺書匾刻戈鋒銛萬八千丈不可上
仙高鬼閉幽以潛昌黎南遷曾一過紛披芙蓉寒水簾天柱夜
瞰星斗下雪堂朝見陽輝暹追尋夏載赤石峻封埋古刻蒼苔
黏拳科倒薤形已近鸞漂鳳泊辭何織墨本流傳世應罕青字
名狀人空瞻永叔明誠兩好事集古金石窮該兼昭列箴銘暨
欵識橫陳駢駢和釜鬻南胡為至寶及棄置拮據磨蟻損烏蟾又
聞朱張遊岳麓霽雪天風影佩檐搜竒索秘跡欲偏春倡撞和
詩無厭七日崎嶇信有覲一字膏馥寧忘拈非關峭嶮阻登陟

定是藤葛籠窺覘好古予生嗟太晚拜嘉君賦情深快老眼增
明若發覆尺喙禁斷如施箝七十七字挈螭虎三千餘歲叢蛇
蚬憶昔乾坤漏息壤蕩析蒸庶依岑慘帝嗟懷襄咨文命卿佐
涿洞分憂憚洲拜渚混沒營窟鳥迹獸迹交門簷鳩來南雲又
北夢直罄西被仍東漸黃熊三足變鮫服白狐九尾歌龐衽後
乘包湖按玉牒前列温洛呈疇臚水奔窟舞邠辭牴平成天地
猶垂謙華岳泰衡砥鎮定鬱塞昏徙逃喙文章絢爛懸日月
風雷呵護環屏黔君不見周原石鼓半已泐秦湫詛楚全皆殲
此碑雖存豈易得障有嵐靄峯嵒巖楚音迥絕柱藜藿弔影颯
瑟森櫛枿湘娥遺珮冷班竹山鬼結旗零翠筵造物精英忌泄
露祗恐羽化難留淹欲摹拓本鏤巖壁要使好事傳細縑著書

重訂琳琅譜裝帖新耀瓊瑤籤射煤輕翰蟬翅榻煩君再寄西

飛鷁

六經無騎字

禮記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魏鶴山云六經無騎字禮記亦漢世

書耳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
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正反正義
曰古者服牛乘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
漢初猶有車戰見夏侯嬰傳高祖之敗彭城去滎陽出成臯皆
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步從
以免其非危迫時往往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在左樊噲乘為
右未嘗廢車也方萬里古今考反覆千餘言今撮其要附此

老子述而不作

揚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亦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時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古有是語而老子傳之未可知也蓋列子引黃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金谷汪尚書書慎按佛經三教論曰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子為尹談蓋述而不作又按莊子引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外無內則容成氏固有書矣老子述而不作此其明證

太極兩儀

房氏易傳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太極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此說精明可以補注疏之遺

繫表

庾子山哀江南賦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弼明集道照機前思超繫表又言超超而出象理蘊蘊而踰繫繫表二字人多不解所出按晉春秋荀粲曰立象以盡意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晉春秋今亡僅見類書所引耳

石經考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于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高堂谿典禪議即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飴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鏤刻立於大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中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篆效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晉末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補石經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請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為精確是時僭據之主惟昶有文學而蜀不受兵又饒文士故其所製獨善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于汴京今猶有存者

荀悅申鑒

述此條見學者不可膠守一說而非諸家也

荀悅申鑒云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真本說仲尼邈而靡皆先師沒而無聞將誰使知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于屋壁義絕于朝野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措定後世相倣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勢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

劉靜修論學

述此條見學者不可株守宋人而畧漢儒也

未知其粗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六經自火于秦傳注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日起而日變學

者亦當知其先後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
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
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偽以真補其
三四而備之也

帝德罔愆

舜之德冠古今矣而臯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
矣而孔子之語但以無間云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
之書但以罔缺總之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韓子曰事君若
周公可也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
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
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會不能逆策三晉救伯
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
子荆軻秦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
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味此文何讓
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周禮獲人

周禮獲人掌王及后之服獲噫王后之獲而使人造之不亦褻
乎古之婦工何所用也夫為締為絡服之無斃周之所以興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亡也曾謂周公制禮而設一官
為婦女作履乎曹操猶使妾賣履周公不如曹操乎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髮盜賊家見我魏吳暨南唐姦
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閩陋荆威楚開蠻服剝削弗堪吳
越其尤牢牲視人嶺巒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
景不通語曰清風興群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
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
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
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僅得其
中俗云搆高一丈墻打八尺信其然乎

易逆數

易逆數也大傳云闔戶之謂坤闢戶之謂乾商易之首卦也孔
子曰吾得坤乾焉大傳又曰陰陽之義配日月陰陽不測之謂
神不曰陽陰而曰陰陽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其解也猶曆
家不曰朔晦而曰晦朔說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
焉嗚呼玄矣

彈文

元人彈燕帖木兒文或納女呈婦於朱溫或售妹獻妻子仇胄
上句指張全義敬翔下句指倪僕蘇師旦也倪蘇事宋史不載
見于小說耳

宋士子四六

宋處州士子終場者六人三人與選謝主司啓云同矍圃之觀
人去者半存者半類孔門之取友益者三損者三

王無兢大書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兢所書

一卷為奇一條為則

道書以一卷為一奇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郭用之佛書以一
條為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佛典又云
多羅樹葉書凡有二百四十縛縛古絹字亦借為卷也

梓碧山人

四明梓碧山人許奎作百忍箴多牽合衍贅予獨取其危箴云
圍拱制泥水之勝單騎入回紇之軍此宰相之雅量非將軍之
輕身蓋安危未定勝負未決帳中倉皇則麾下氣懾正所以觀
將相之事紫浮海遇風色不變於張融亂兵掠射容不動于庾
公蓋鯨鯢澎湃舟楫寄躬白刃逢蠅午節制誰從正所以試天下
之英雄噫可不忍與

夢英篆

夢英好篆書而無古法其自叙云落筆無滯縱橫得宜大者縮
其勢而漏其白小者均其勢而伸其畫此正其病處而居之不
疑所以不可救藥沉痾入骷矣夢英篆傳於今者有篆書偏傍
亦不工綴郭忠恕答之書云見寄偏傍五百三十九字按說文
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了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
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傍少晶窓至龜弦五字故
知林氏虛誕誤於後進者小說見宣焚之忠恕所稱林氏者林
罕夢英偏傍全依林罕小說而忠恕謂小說宣焚深不足於彼

也書末云何人知之英公知之正謂其不知耳

經卦別卦

周禮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古文別字从重八即今之此字也重八為六十四八八之數也故曰其別

久湫大沉

秦沮楚文有久湫大沉之語沉之為義世多未辭按說文曰沉濁默也莊子沉有漏注沉水汚也漢書刑法志山川沉斥應劭風俗通曰沉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郭緣生述征記鳥當沉中有九十臺皆生結蒲秦王繫馬蟠蒲也自注齊人謂湖曰沉顏師古曰沉謂居深水之下深而又深也古云沉潛又云沉溺沉涵又云默而深沉之思皆取深而又深之意北方謂水皆曰沉不獨齊語為然蓋北之言沉南之言潭也故沉亦音潭史記陳涉世家涉之為上沉沉者應劭曰沉沉宮室深邃之貌長舍及當呼為潭潭也韓退之潭潭府中若正用此語又按管子夏人之玉鑿二十蚩濞十七湛注湛即沉沛之沉大澤巨漫也是潭與湛字雖不同義可互證故併引之

畫記

東坡不喜韓退之畫記謂之甲乙帳簿此老千古卓識不隨人觀場者也

東坡書

王初寮後道評東坡書者衆矣劍拔弩張驥奔猊抉則不能無至于尺牘押書安態橫生不矜而妍不束而莊不軼而豪蕭散

容與霏霏如零春之雨森疎掩歛熒熒如從月之星紆徐婉轉
纚纚如抽繭之絲恐學者所未到也

上林賦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見超邁得作者之意今節其語於此
○其上篇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亡是公者明無是人也即本無
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為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之
故所向駁礙上林本秦故地始皇陞隘先王之宮庭而大加創
治東既極河西又抵汧終南之北九峻之陽數百里間宮館二
百七十複甬相連窮年忘返猶不能徧而又表南山以為闕立
石胸山以為東門其意若曰闕不足為也南山吾闕也門不足
立也胸山吾門也此固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苟有諫者彼
有坐睡唾擲而已無自而入也故相如始而置辭包四海而入
之苑內夸張飛動意若縱諛故楊雄指之為勸也夫既勸之以
中帝欲帝將欣欣樂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為苑囿之樂有極而
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既不為正諫凡其所勸不
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無是所以立也○其中篇曰左蒼
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賦上林所抵也數百里間其
能出沒日月於東西乎又曰其南則隆冬躍波其北則盛夏含
凍信斯言也必并包夷夏縮地南北而始有此古今讀者偶不
致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其曰八水分流則長實有
此水不為寓言然而上林東境極乎宜春下苑即曲江也
曲江僅得分漮為派而漮灞合會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

出上林之外矣然則雖其實有之水亦復不能真確况其紫淵
丹水欲傳會而強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揚雄能知此意故其
校獵之賦曰禦自汧渭經營豐鎬此則明命其實矣至于出入
日月天與地沓則關中豈能辨此也又曰虎名三巖圖經百里
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
包絡哉雄之此意正倣相如諷勸相參不皆執實兩賦一意也
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土毛枚舉細較是痴人說夢也班固
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水泉萬物多過其實非義理所止故刪
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也○予
觀莊子云魏瑩與田侯牟約牟背之瑩怒將伐之華子聞而醜
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
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有
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
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
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
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
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于魏中有梁于梁中有王與蠻
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恹然若有亡也蓋自悼其所爭
之細也東坡曰溥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閣之會
男女雜坐幾于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深意以多方
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變矣是以
自托於放蕩之言而能止荒王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愚

謂長卿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說而後可以得其旨也○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以儀秦之術而行逢干之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揚子校獵得之予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州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遠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及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楊雄之旨者其王維乎

秦得百二齊得十二

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夫齊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懸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蘇林曰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是當諸侯百萬人也顏師古曰懸隔千里應說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又曰秦得百二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二十萬人當諸侯十萬人

也所以言懸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右舊說如此近日程泰之云田肯之語簡隱故諸家之說紛然肯謂百二也者言地據險而人力倍苟得百矣則其力可二是得百人則其力倍之如二百人也齊得十二理亦猶是也若定其讀當以得百為一句而二焉自為一句也十二亦然皆言人力半而必可倍正一理矣而必更易其語如此詰屈者別有理也秦險之出國境遠矣自函谷以及潼關近八百里其右阻河其左傍山兩面河山夾險敵來犯關也常在千里之外故能得百而二之以為二百其力可常也若夫齊亦有險矣然而地遠力分若未能踰其所恃之險則十萬人之力亦可倍之以為二十萬矣若敵人來犯已在千里之內則險阻已自不全故雖得十亦不能遽為二十之用也故秦中得百而二常在定險之內齊之得十而二則在敵未犯險之前此其分別險要而剖自言之不一律也此正古文之出奇者不可以易言也慎按百二十二之語後世亦多此例如云軍士奮勇無一不當百如云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又當百錢亦曰百一錢言一可當百也當十錢曰百十錢言十可當百也則應蘇顏程之解田肯語其旨一也程語自明不必破前說耳

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携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

歲之童子曾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鶴後生之指點流傳安矣

管子注

管子舊有注近世翻刻者謬為大言強作解事盡刪去之然有

不可去者試舉一二於此湊漏之流曰濕昌力切宙合篇流泉論注蘭

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鞍革重革當心者之所以禦兵小匡篇蘭盾鞞華注

緇統為古充冕字君臣上篇卯菱即交五行篇疾者兩手相拱着而不

伸曰握迎八國篇城中無積糧曰無委事語篇無委致國城脆致衡注鮑古鵠字

獵而火曰燒式照切上同鉢其林切鑿也輕重一篇一鑿一鉢注鉢時橘及

長銳也同上一鉢呼丘即葵丘輕重二升八合曰錕鳥區切輕則重丁

如此類去注殆不可知存之亦何傷乎

二唐書

五代劉餗所修唐書因宋祁歐陽修重修唐書遂有新舊唐書

之名舊唐書人罕故不知其優劣近南園張公澠錄中載其數

處以舊書證新書之謬良快人意余又觀姚崇十事要說此其

大關鍵而舊書所傳問答具備首尾照映千年之下猶如面語

新書所載則剪裁晦澁事既往文又不通良可慨也歐為宋一代

文人而劉乃五代不以文名者其所著頓殊科絕懸如此宋人

徒欲誇當代以誣後世不知可盡誣乎今具載二書之文于左

○先天二年十月皇帝講武於驪山時元崇為馮翊太守車駕

幸三百里內合朝覲遣中官詔元崇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濱而

元崇至工曰朕久不見卿思有故問卿可宰相行中行元崇猶後上案轡久之顧曰卿何後元崇曰臣官踈職卑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崇不謝上頗訝之至頃上命宰相坐元崇乃跪奏曰臣三奉作弼之詔未即謝者臣以十事上獻有所不行臣不敢奉詔曰卿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朝廷以刑法治天下臣請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有望于卿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矣又曰先朝輕狎大臣或虧君臣之禮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誠當然有何不可又曰自武氏諸親猥竊權要之地繼以革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錯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是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倖之徒冒犯憲綱者皆以寵免臣請行朝典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侯家戚里貢獻求媚近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盡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宗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巨萬寔生靈比諸寺觀宮殿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重觀之即心不安而况敢為之者哉又曰自燕欽融違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阻絕臣請凡在官之士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惟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於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鄧閻梁交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為患臣請書諸史冊

丹金錄 卷十一
末為商鑿作萬代師可乎上乃泫然良久曰此事可謂剖肌刻骨者元崇再拜曰此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敢當輔弼之任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卿于燕公下燕公不敢坐問之說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當首坐元崇曰張是紫微宮使臣外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元崇遂居首坐天下稱賢相焉

右舊唐書文

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鏡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恠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此來壬伎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闈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繫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閭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右新唐書文

韻語紀異物

余嘗愛晉宋人以韻語紀物產如郭璞爾雅贊山海經贊王微

藥草替之類皆質而工其原出于逸周書火浣布數語今彙書

于後火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

然疑乎雪周書說火浣布日南有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徧體

無衣襦唐蒙傳物記三廉大實實不但三雖名三廉其實四五枝食之多汁味

酸且旨藏之尤好與衆果相參陳邨暢異物志萃之依水猶卉植地靡

見其布漠爾鱗被物有常性熟知所自郭子玄萃贊曰州番者其實

水牛蒼毛豕身用若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為雉鬱林異物志象之為

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狶鼻為口望頭若尾馴良豕教

聽言則詭數牙玉潔在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萬震象贊鳥鰓

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鳥鰓喻波濛墨迷射

水慝萬震海物異名記瓦瓏鑛殼建甌狀如渾沌錢文外眉而內集萬震

海物異名記瓦瓏贊注眉為高為眉渠為踈為此魁陸海鈴也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層巖

如猿仰株入如沉鼈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潛竊明珠萬震南江州志

瑤柱厥甲美如瑤玉玉音格三字一句三句一韻尤奇肉柱膚寸名江瑤柱萬震

海物異名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露

以角音錄含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萬震犀贊神丘有

火穴光景照千里昆侖有弱水鴻毛不能起記一跳八尺兩跳

夫六從春至夏裸袒相逐風俗記海蛙竿複引一索飛絙棧閣其名

曰竿人懸半空度彼絕壑李唐竿橋贊高山巖我巖石磊落傾側繁

迴下臨峭壑行者拔緣牽接帶索素崧山川記蚺惟大蛇既洪且長

南裔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
不復揚乎交州
異物志云

孔明遺事

水經注引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
因謂水漲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亦孔明
遺事本傳不載者

子欲無言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謂子貢曰
女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
聞一以知二余讀至此有感焉曰夫子於子貢啓之屢矣子欲
無言之意即與回孰愈之間也夫子嘗云回也終日如愚又云回

非助我此二言者蓋得忘言之筌蹄而契無言之教惟回也獨
自回以下則穎悞莫賜也若矣故夫子屢以啓之子欲無言之
言即與回孰愈之間也子貢之對乃爾是以咏之聞臆知之知
測之少照之多為回賜優劣非夫子發問之旨矣子曰弗如也
吾與汝弗如也求其說而不得者以為既然之又許之夫子然
也乎哉夫子許也乎哉其言外之意若曰女以聞知多少而分
優劣此女所以弗如回也亦由天何言哉之答也不然則殆庶
之稱屢空之稱好學之稱未見其止之稱聖人權衡久矣淵也
居德行之首子貢在言語之科門人評記亦定矣子貢方人亦
豈不自知而煩夫子之間乎惜乎子貢未喻其旨而靳於再問
也

尋仲尼顏子樂處

有問予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予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世人之所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傳云所有居巖穴而神不遺末世有為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境逆樂真

章風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夫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致捉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為境之逆而樂之真耳豈人所易及哉

睿作聖

曰擊道存之謂睿故其字從目聲入心通之謂聖故其字從耳故曰聖人時人之耳目

謙亨君子有終

謙之卦辭曰君子有終言其久也謙之道衆人不能久而君子能終之也夫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不肖之事賢燭至起食至起射則三揖酒則百拜磬折匍服葉拱墻負誰不知之誰不行之一臨利害巧為趨避語有之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又曰饑馬在厩漠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故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由是言之小人烏能謙哉古之君子能謙有終若禹之不矜不伐上也伯夷之遜國而逃次也晏子之久而能敬又其次也若夫張

毅之走懸泊王莽之下白屋一則謙之美一則謙之賊也何終
之有

王安石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明察之君也
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
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蓋真小
人其名不美其肆惡有限偽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窮
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在京卞而在王
安石或曰子可以恕真小人余曰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
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爲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
心樂天豈怒狐哉

